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峴泉集卷三

詳校官編修_臣翟槐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_臣王 璥

謄錄監生_臣藍嘉璐

欽定四庫全書

峴泉集卷三

墓誌

故上清宮提點樂丘王公墓誌

明 張宇初 撰

予友王君樂丘卒之二月其猶子無逸狀君事行泣以請銘予辱知君厚義不辭君諱某字亦顯福州長樂人也王氏世為閩衣冠家君自兒時無凡俗志年十九以

兄足事親請從道父命擇師龍虎山遂禮崇禧院李公
見山性敦厚警敏公甚器之暨公營繁禧觀於溪濱未
完而歿畢工而增大者君力也時予先大父太玄公遭
際元盛任才慎許可以君淳謹命為侍職若吳大宗師
之門南野毛真人盤中李真人皆聲耀特著俱勉進之
晚謁翰林虞文靖公揭文安公於臨川皆美以詩文無
何運移兵興壬辰聞四方溷擾以君善保持觀賴以存
洪武初以租賦繁劇累以顛困嘗傾私帑力扶樹之尤

汲汲以葺衰廢度嗣人為志故殿廡益拯徒不下數人
他所莫及先君沖虛公嘗嘉其善欲擢用之君以官才
能讓一志閑曠間徜徉溪南塵湖琵琶諸峰間得勝地
編茅為舍引泉為池植竹樹闢田圃日陶寫自得素不
妄與人交鄉先生張公孟循周公白士獨相契善間過
之必樂飲而告曰樂哉斯丘真子所居也有詩若干篇
因名其居并自號焉十四年春予舉為宮住持公謹不
少怠以修治為已任僅二年辭老肆意山谷延名師訓

育子弟營蛻藏于菴北暮齒雖貧窶接賓客濟貧困聞義樂為其敦厚每若此少通經史大義尤以古賢德性行為慕或為古詩以自見蓋嘗從山之有道者金公野庵何公心月遊時有聞焉晚則倪君子正周君孟啓皆雅相厚二十二年春予蒙上眷許新上清宮以蒞事非君不可是年冬致書千餘言強起之君倡義復出今年春有以觀役誣之者如京事明以疾卒於朝天宮九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五無逸扶柩還訃聞悲悼不能已已

或謂舊塋不宜遷兆於其左以是年十月某日塋焉嗚呼予齒齠亂知君為溫厚君子及辱交垂十年出輔教樞端謹自居處憂患進退猶一日也矧受知于家已三世其所推重宜有在焉惜乎既逸而出未久遽止竟以是而弗終于家乎然得其壽有其善是固不足揜也已其潛德信不可泯况有請焉遂不辭而銘曰

世遠道晦言益墜美質溫粹篤操礪夙躋盛隆沐先惠克昌厥猶慎終衛晚蹈林泉絕氛翳玄樞振綱肅浮逝

邈焉天遊廊無際刻銘幽宮昭百世

故上清宮提點朋山張公墓誌

有篤厚君子曰張公如愚諱迪哲福州長樂邑三溪里人也其先叔祖見獨公為教門講師會元盛輔翼居多公夙質慕道年十六以親命入龍虎山師事山外孫公于崇禧院越數年孫歿哭盡哀治祠墓且其時院徒尤衆公以廉謹稱有命俾董院事不踰年蓄廩有加衆悅服歲壬辰兵興上清宮裁院亦燬時各散處公嘆曰人生

若夢泡父生師訓曷能忘耶請還省親墓且悲不能舍
去雖奔走間未嘗棄書其里有觀曰朝元公先世所塋
祠張氏系時兵勢浸隔因葺舊構廣門廡樹墉植木闢
岩洞得深谷曰歸愚洞釣鰲石汲古泉日與文士觴詠
其間時清碧杜公泰甫貢公來閩交益厚適歲旱邑請
禱公嘿坐一室兩三日官庶神之居六年廼還先宮之
推名者玄卿薛公蘭雪周公客翰林舅石揭公詩士均
瑞黃公公因師禮之由是詩文篆隸書俱精尤究儒釋

家言若丹旨法奧祕篆洞文亦極探討至正間山之有道者堊菴金公心月何公嘗叅叩之故其平素涵泳自得處得喪未嘗改容而學且不輟洪武十七年予擢為宮住持僅四年請疾居榆原菴常瓢笠杖屨曠意林壑間雖樵豎值之皆疑為仙間尋流而入得僻奧地樂之結茅其麓以與朋共曰朋山庵室曰蚊睫窩因以終焉廿二年春予蒙上眷許募力新上清宮及還以公端厚宜謁顯貴者秋八月如京寓朝天宮請命有次辭翰尤

動一時上嘗優問焉久之謂弟子董仲璣曰吾志報公
家恐日衰不能見宮新汝宜促還翌日就途及抵山不
踰日寢疾予往視之語對如平常越二日疾且愈言別
側卧而化閏月某日也生延祐乙卯享年七十有六以
是年十二月某日奉柩塋于外石垓其弟子上官某等
錄其實告曰知公辱素厚之其學行不可以不銘願有
請予愴其辭且感焉閩世為詩書之邦公生世胄溫厚
博學予辱交有年不惟克輔教樞而講習居多惟其德

操之純無賢愚皆慨悼之可不彰其潛曜也哉是為銘曰
張氏著姓族蕃于閩公稟天質學優行純被難際盛佐
弼溫文發用玄造雨布霆奔師古克粹譽顯志敷出勤
報功問下明君適還而逝厥真常存遐佩靈躅歸神峽
原銘石斯立庶貽後昆

故後軍府經歷周公墓誌

洪武十四年七月某日後軍都督府經歷周公孟啓卒
于官予適留京為經紀其襄事命其甥某負柩還越四

月其昆弟將卜塋甥蔡孺敏狀其實泣以請銘予辱交
厚誼不辭且其歿嘗告焉予悲不勝尚忍銘哉按公諱
某字某姓周氏世為閩大族自祖某由三山分處信之
貴溪遂家焉大父某以信行鄉稱長者父某隱德有文
母倪氏某書院山長某女公幼穎敏年十二三通書史
能屬文有聲於鄉里讀書夜至漏盡祖母愛止之亦不
怠時縣之北鄉聶先生義方以進士業授徒於家往師
焉業成元季兵興弗利乃止鄉先生彭君孟悅明陸氏

學為時所宗公師之久之於性理有得先生益奇之某年盜掠鄉邑伯齡遇寇死野曠罕人跡公冒鋒刃遍求得尸慟哭日夕哀不已聞者悲之倪氏先幾年卒繼倪氏有男某甫五歲罹兵荒貲產喪盡廼教授鄉里給衣食養母撫弟鄉里賢之居無幾皇朝混一海宇郡邑累已才聘獲辭洪武十三年上遣胄監生持勅符求士縣以公薦入試內廷以文學授太常司贊禮郎公恭謹嚴祀事侍天子親祀引贊升降必盡敬及祀陵廟亦然處官

峴泉集

以寵其還二十一年戊辰丁母憂營塋哀盡禮服除入
朝未幾授後軍都督府經歷秩奉訓大夫階五品居官
竭忠盡慮朝夕無少怠常懼耳聵多忘恐失職二十四
年二月弟某甥某偕往省某歸勉留侍七月二十日奏
給某官糧誤批上旨復奏改正近侍給以坐侵欺公歎
曰吾耳聵誤聽何侵欺耶及夜食浴就寐凡夜必戒僕
隸報更漏五鼓則入朝率為常是夜隸報四鼓弗對駭
呼勉急明燈視乃自縊死遺文置几上別同佐及旦都

督木公以聞上憫悼之命具棺以塋九月柩抵家權厝
享年五十有七以十二月庚申塋某所子二人皆夭死
以弟某之子為嗣女一人適劉娶吳氏其詩文若干在
朝曰容臺橐曰詠菜橐有軒曰詠菜素庵蘇公實記之
故皆尊稱曰詠菜先生公少嘗從遊鄉之張先生孟循
夏先生柏承學古詩文以才見稱及仕受知博士薛公
文舉僉事謝公原功儒士戴公叔能皆雄於文故學亦
瞻子及樂丘王公子正倪公交最厚嘗圖林泉結托素

庵題其意云嗚呼公生詩書家少貧篤學晚際明主厯職清要日承寵光榮亦至矣蓋其性度淵雅於文辭精麗不苟雖夢寐有得必起燈以書兩還鄉里遂論友好所益多矣惜再任將幕雖抱忠篤不克顯用而竟以懼終聞者莫不愴慨矧予託交之久者乎強為之銘亦以致無窮之悲焉銘曰

維學也焉以昭其身維仕也慎以竭其淳維歸也誠以潔其屯遺德有輝聲業斯振孰啓嗣人銘示弗泯

故上清宮提舉矩菴胡公墓誌

世生大有為之君其承運而際者多出類拔萃之才故
協贊其成者亦必雄鳴潛躍之士豈非時符氣合而然
哉先君沖虛天師國初受知皇上凡宮之稱才者皆佐
以行而祐聖院胡公叔直披艱竭智之功居多暨予襲
教尤協傳有年此天之所以啓玄教之隆而產是以
輝大之也代固不乏其人而豈不足方之其先者哉洪
武二十六年冬以疾卒於京明年冬將營塋其諸孫李

某狀其實以請銘嗚呼予若先君皆公輔成焉先君既往
賴公以夙勲元舊足以傳焉方喜其康健豈遽衰者未
幾竟逝矣惟哀之無窮尚忍銘哉按公姓胡氏諱某字
某號矩菴始祖諱某自南唐從歙避地饒之樂平梅浦
因家焉世業儒為昔衣冠家暨宋擢進士第者相望高
宗賜里曰梅府淳祐間昆弟四人同登甲科是建聯登
書舍鄉里榮之因以訓礪其族人公十五世孫也曾祖
某祖某皆隱德弗仕父某元皇慶間歷宣徽院使公仲

子也幼穎敏嗜學即有出塵志年十五辭親入龍虎山
上清宮佑聖院禮煥文朱公為師年十八度為道士弱
冠卓立有譽尤究儒玄百氏之言善歌詩駢麗為時所
稱若先輩李先生仲公前博士胡公士恭前翰林危公
太樸鄉先生張公孟循盧公伯良夏公柏承宮之能文
者董君蘭深柯君天樂張君鐵鑛皆所師友焉歲己亥
先君始襲教公披草昧每身任之無難色凡道家經錄
科典皆綴飾之因命掌焉洪武元年戊申詔先君入觀

公侍行越踰年又召凡禱祠崇禴問鬼神之事皆贊翼之禮部給符任教門掌書謹靜有謀先君深契厚之十二年新本院十三年予蒙召首相行承寵錫如舊典十四年升玄貞文肅淵靜法師教門贊教法籙局都提點十六年皇太后崩有召予及道錄建黃籙國醮於京之紫金山公職監齋糾劾有文衆咸傳伏十七年教疏升上清宮提舉其柔退謙畏常度越人二十三年予入覲又侍行奏建上清宮上嘉納之二十四年道籙司承旨

召赴闕清理道教公復相馬奏護符籙賜銅印示六品
命公掌之廿五年秋以宮事如京十月十又三日示微
疾終于寓舍生延祐己未九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有
四其孫朱某侍側負柩還公職教幕幾三十餘年侍行
幾十餘觀及新宮宇其協謀宣畫靡不致力焉若天師
世家族氏譜系及宮之仙籍皆考訂詳盡其里之聯登
書舍經兵盡燬出已帑新之擇族之良子祀焉又求當
世名士大夫文以誌之予數擢以本宮提點力讓未遑

詩文若干篇名某集以廿六年癸酉十二月十又三日奉
冠劍塋里之壽春觀祖隴之次嗚呼予觀古之人身達
而業舉足以托不泯也豈虛玄之教獨不然哉若公之
遭厯前後於吾世有勲勞而文彩尤足著其緒餘此豈
世之多得者哉是次其實而為之銘曰

維胡之宗文德是基公挺玄胄克贊明時被榮際耀實
天人師嗣爵既襲曰傳曰持金科寶訣鵠旆鸞儀領袖
名山溫言淑姿誣吝孰翳遊神天倪空歌靈音雲霞與

馳潛德弗泯昭于銘辭

故原宗傅先生墓誌

撫之金谿在宋季已稱士鄉予友傅君原宗生故姓家
與予有文章交相聞十餘年凡兩接談必極傾倒文成
必命從子橐以示焉方惜同輩凋落賴君未衰冀有以
麗澤焉間為序予橐恨不盡以正其可否而有召赴闕
未幾歿于京訃聞哀且慟何天奪斯文之甚耶越二年
冬將塋其從子某以狀請銘予知君為深義弗辭然豈

忍銘哉按君諱匪字原宗永和白膳里人也曾太父某
太父某父某世業儒皆隱德不仕傅氏之先自五常侍
公某由上幕鎮之五岡徙居是焉實唐文宗太和四年
也以學顯者五百餘年而尤著於宋建炎間天下靡寧
有諱安潛者集鄉丁仗義與里之鄧氏團結保障衆賴
以寧五世祖字子雲號琴山為象山陸文安公高弟某
年登進士第授從仕郎建寧府甌寧縣主簿學者皆師
事之尊稱曰琴山先生云君溫厚明敏七歲入小學舉

動異羣兒長習進士業從鄉先生葛公元哲遊先生目
其文首曰簡潔不雜諸生莫傳若也學成值兵興然研
幾析微未嘗少輟元至正丙辰與從弟元藻同中江西
鄉試時南北道梗不獲赴廷選乃止自是杜門克志古
學從遊者益衆講說五經論辨昭晰時其里朱公元會
師授吳文正公以文稱於時君獲卒業焉是以文鳴洪
武初天朝一海宇首崇學校有司舉為儒學司訓居七
年琢礪有成歲無虛凡自撫之選者必曰傅先生徒也

以是鄉試必禮君總之學者得一言皆矜式焉遠邇推重每若此廿七年夏有旨翰林召儒士校書經孟子君預舉列七月朝臣馳驛起之即日赴京師燕諭者再退而注釋經傳凡客二旬餘君力居多某月某日以疾終于官舍執政者聞於朝上嗟悼久之賜衣冠以徼復御製文勅禮部遣官吊祭有司命下孫某載柩還朝之士人聞者靡不羨歎之君生元至治癸亥享年七十有一自號西堂小隱初娶劉繼室倪俱先卒男二人長某次

某先十九年卒女二人長某亦先卒次某適黃某孫男
一人某經義詩文凡五十卷以十月某日塋里之南山
嗚呼古今以文鳴代者不二人非學之者寡焉其在乎
踐之之力授受之明也歟君以經行修明措之言辭視
不難矣然居庠序樂育才儁足以充時之用晚節操慕
有以副朝廷之眷其終也上寵悼之以文君為不死矣
其潛德幽光可無以發之乎銘曰

維古之學兮粹乎聖經斯吾造之兮既裕而明有是而

施分足以訓後宜達於朝兮蔚乎已榮卓彼南山兮林
谷茂清啓茲後人兮昭于厥銘

故上清宮提點了菴李公墓誌

有學道而文之士曰李公仲冶諱弘範號了菴其先世
居成紀唐為著姓李衛公靖之後也建中兵亂上世南
遷新安有諱某者避黃巢於黃迂仲子諱德鸞因遷婺
源之嚴田南唐散騎常侍之後諱仕言宋嘉祐間復遷
番陽之萬源遂隸番江書院儒戶十一代孫也曾祖諱

夢科咸淳貢元祖諱又新元縣教諭父諱雷啓隱德不仕公少穎敏年十三請於親從外兄金君蘭石學道於上清宮之紫微院受業史公隱居至元乙亥得部牒度為道士會鄉先生祝直清父創陸文安公祠于里之象山因從之遊仲丁與舍菜禮以是遍究儒道家言其秋偕宮之方壺方君叔祚吳君拜金公野菴于聖井山復從蘧先生西州遊于鬼谷山請益朱公覺庵戊寅冬謁李先生仲公父跋板橋阡表因命萬源祖祠曰思堂是

師事之吳待制養浩實記之己卯春覺菴授玄學嘗遊金谿之祈仙觀會黃先生殷士偕儒彥講學半山池上公極談陸氏本心之說或異之指曰此小鷺湖也至正辛巳奔祖母喪適母疾且亟公奉湯藥惟謹未幾母卒喪祭如禮庚寅太乙天師張公命掌符籙辛卯上清宮裁公奉祖命新其院立紫微西院法派其秋歸塋父于板橋壬辰兵興建策宮之耆儁舉義保障丙申避兵于閩蒙副都元帥吳按台不花咨聞東華天師保充延平路

玄妙觀主領壬寅族議以元中仲子為公嗣甲辰以師
命買田若干立儒道二書院時先公沖虛天師命掌宮
之文籍丁未遷安山舊居於院之故址洪武戊申復買
田附祀宗遠乙卯陞副知宮事屬院有出租隴者公爭
於有司逾明年復入於宮丙辰作肇堂於琵琶山陽翼
以文潤齋以祀親丁巳易隣院基以新舊構并建玄潤
齋於西承旨宋學士濂實記之詒善亭則予記也戊午
預卜兆成復以白金構水田市屋入宮以祀木主癸亥

嘗嘉號玄文真士甲子譜序成攜孫侄拜萬源祖墓會族而還辛未陞宮之住持提點時朝廷以清理給印視六品護宮公掌之越三年以疾辭乙亥十二月某日公無疾適自外還徒且出既還笑曰吾待久矣爾還斯往矣遂端卧而逝生延佑丙辰享年八十惟公少有大志有文尚義累從名師考德問業而端厚篤實為時推慕故於出處不易其操予雅交厚非忠謹之言不相告也其匡贊之益不少矣丁丑六月某日墓里之山田諸孫

狀其實請銘焉予知公為深義不辭是宜銘曰

李盛於唐番為令族公質純明問學惟篤早味玄言嘉訓彌敦蒞職公敏拯毀復存廣業勤本以紹以葺克大儀刑耆耇罔及默探道腴不疾而遺允式後裔永昭銘辭

故紹庵龔先生墓誌

予友龔君諱繼祖字克紹信之貴溪治南裏源人也君之學行修於身聞於鄉里信於士君子益久矣家世業

儒唐宋多顯宦而君溫厚篤實有古隱君子風凡士之知言者皆推其性行純潔其上世受業子家君是踵之因獲託交焉若其言論造詣愈叩而不竭而似不能言嗚呼可謂成德篤行君子也曾祖寔松諱某元漢陽府教授博學能文嘗輯朱陸二氏書為會同為時所推重及受知曾大父留公割地若干築室鑿池以居之遂遷吾里若道門玄典增輯之故漢陽勅皆留公力焉今藏于家世稱艮所先生其自號也祖某某州學錄父某隱

德弗仕君少端謹嗜學甫長從鄉先生彭公孟悅究陸
文安公本心之學盡通經傳大旨涵泳精粹而尤切於
躬行力踐也元季兵興遁跡山谷抱遺經蓁莽間謠誦
自得潔身無事於時人亦莫知也少孤鞠於祖母克孝
既歿每言必涕下尤篤於友弟一門敦睦非他姓所及
家素貧常教授里中洪武庚午始賓予家其訓育務篤
慤間為古詩文簡而嚴無何予以誣咎超京君日禱之
既還憂乃釋質素多疾丙子正月甲子以疾卒享年六

十有六其疾亟也予往視之泣以別歿則偕諸弟弔哭
賻紀其喪妻張氏先某年卒繼周氏皆里故姓子一人
某孫二人紹武是年某月某日塋里之城門學者尊稱
曰紹菴而余與友生私謚曰純德先生惟君之善學也
去華反實視古今之言學夫聖賢者惟爭妍競麗之務
而戾於行義之實也其賢亦遠矣故其隱顯出處志操
不易舉不違乎本心之明也哉是以君子不哀其貧窶
而樂道其德業之固也夫友之輔仁不慎乎擇而能為

身之益哉君於予世契而交篤所謂仁輔而益友也能
不思以盡夫道乎其仲氏克誠請銘于墓予方悲夫失
輔也尚忍銘哉銘曰

道逾晦經弗殞履藉貞克純謹志韜藏德彌隱銘于宮
昭不泯

故道錄司演法朝天宮提點曹公墓誌

道錄司右演法曹公以洪武三十年十一月十五日卒
于京其徒吳某奔訃與樞還明年十二月某日將塋焉

乃狀其實請銘於予予於公雅相善義弗辭且公之持安
扶危友誼最篤吾道日就凋落方賴公有克匡輔者焉
曩子免朝還期必再會遽爾遐棄遂不一面寧不深抱
無窮之戚尚忍銘哉按公諱某字希鳴號沖陽子別號
光岳道人世為番之餘干人大父巨川元以儒學授本
州學正父慶善隱德弗耀家世業儒為鄙之右族尤明
陰陽家言公幼穎特不偶塵習貌奇古不常父異之命
學道龍虎山師事仙隱院太虛薛公凡道家仙經洞籙

玄奧靡不精究初鄉先生孟循張公伯成夏公皆師友
之尤善詩歌時贛之紫陽觀元陽趙公以道行聞公事
之謹盡究諸法品益名於時洪武十年秋上有祀於岳
瀆北岳遣公代之明年復代焉皆有異徵十五年設道
錄司命下掄材赴選上目之知為純謹者授司之右演
法踰年正一員缺公掌司事并授朝天宮提點公性素
純篤尤慎于焚誦雖寒暑不少怠衆遵服之故於崇禎
之頃無不應上益嘉之二十五年公以宮之玉皇殿弗

如製請於上勅官新之未幾復廣三清殿廊廡三門畢具二十七年春賜洪鐘一二十八年賜壽星像凡若干軸其年大祀命分獻天下神祇廿九年分獻南岳三十年分獻歷代帝王歲如式是年春宮中有初育兒夜輟啼勅內侍索符夜即止上嘉其應每譽于朝廿八年以科典試天下道士悉度以文未習者命再至人皆德之居職凡十五年世累一不繫其中凡道家內文祕授若太上寶錄玄史皆捐貲廣其傳四方聞者尤歆慕焉蓋

日潛心虛寂處已斂約有高視遠引之志云故於易畫
動靜亦善知來也多寢疾自視若常卒之前三日會賓
僚酌酒極歡語若有違世意衆異之未幾示微疾終十
六日左至靈吳葆和聞於朝上嗟悼久之即御製文遣
禮官祭於宮遂殯焉執紼者以千數時人榮之是年冬
吳某達京至靈亦聞之上悼之如初賜楮若干為道里
費生元辛未十有一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七塋里之
道真橋某山嗚呼公生詩書家是於玄學之有聞也洎

官于朝遭際寵榮雖一時之穹赫者之所弗至而王公
貴卿皆以敦厚禮之其終始暉耀若此亦宜矣及樞還
而上眷不已賚以內金當是時能蒙眷渥之厚迨此復
幾何人哉吾道孰不光焉是宜銘銘曰

有文之裔克志虛玄洞篆天章志純學淵夙被殊渥昭
祀名岳旋佐道樞益範先覺於皇聖神寵錫駢臻繒衣
紉綢嘉譽如綸奧論宏旨廣探密啓霓蓋雲珂式降繁
祉巍巍貝宮厥跡孔隆帝曰俞哉鎮以金鑪榮煥其逝

神應斯契刻銘幽局永昭百世

故岳州學正倪公墓誌

吾里大姓世稱倪氏為右族其紆朱曳紫者蟬聯櫛比
他所莫及也非徒簪組之誇詩書之澤亦不怠焉故於
予家為稠戚而先輩儀型猶於默菴公見焉公諱日新
字晉明號默菴其先真定橐城人唐尚書右丞若水之
曾孫康民避兵南徙保歙之祁門官兵部尚書贈魏國
公子匡義為常之無錫令子亞昭宗時為信之雄石鎮

鎮遏使鎮今為貴溪縣累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御史中丞贈奉化郡王家鎮西之仙源鄉即龍虎山也歿塋其地久之族大以蕃以是名倪王里迨公十七世高祖應雲宋沿海制置司叅議曾祖南杰得朱陸會同之說元授徽州路紫陽書院山長祖以忠舉遺逸徵弗就父志文善易學授饒州路初菴書院山長擢鎮江路儒學教授母張氏黃岩知州張公與韶女也公幼穎敏始就學不伍庸兒即岐嶷如成人徵士公每鍾愛之建家塾曰

溪山書塾延鄉貢進士祝先生蕃遠甫修明理學公從之遊日益有得作堂於後以奉親學且有聲湖廣叅政蘇公伯修舉以茂材異等授岳州路儒學正以養親辭未幾祖若父俱歿始有仕志值壬辰盜起衆推公招義保障鄉賴以安雖奔竄山谷凡先世手澤必負與俱甲午歲大歉周貧困以粟丙申秋江淞行省以偉迹聞授武略將軍浙東宣尉司僉都元帥同知慶元路總管府事檄下公曰天已厭元用是奚為遂不赴皇明有海宇

公年日益高乃屏跡弗耀即所居之東植花竹闢園池
顏燕息之所曰慎獨列古書名畫彝鼎之類風日和美
每徜徉自得尤善博雅素不妄接人若井巷浮薄者妄
慢之終不屈翰林危公素鄉先生張公率盧公貞夏公
衍皆師友之賓至清談竟日一言不及世慮皆尊稱曰
默菴先生云洪武二十八年乙亥十一月二十又二日
寢疾終生宋延祐辛亥九月二十又三日享年八十有
五娶金谿周氏先公四十年卒子男五人長易以賢良

舉授高州府茂名縣丞調湖州府知事階將仕郎幼厚
授夔州府達縣尹階承事郎皆有能聲次時鬻豎必皆
先公卒女一人適劉素孫男七人昂旦昂景愷晁隆昂
為縣庠生俊敏有學孫女七人曾孫男五人政理信憲
德曾孫女一人以戊寅冬十二月庚申塋里之長湖山
先塋之側持其族叔祖彥敬所狀請銘於予予於公辱
知厚義弗辭曩公嘗告曰吾老且病異日吾墓非子誰
為銘予謹諾矧諸孫之有請焉而里閭凋謝莫斯為甚

求公之孤風遠操他莫之倫九原不可作矣誠可悲也
夫是銘曰

繫倪受姓邦武子橐城儒宗蕃左史析圭儋爵曜珩玕
維公淵靜而山峙披艱摧兇保閭里夷猶卉木誓弗起
龐眉鶴軀安足止子裕孫謀才櫝杞清白爾模慎無弛
確懷雅操慨流駛刻銘幽宮著千禩

故神樂觀仙官傅公墓誌

龍虎之稱福地也為道家之奧區凡學道者皆名宗美

質斯足以翊輔教樞者焉神樂觀提點住持傅公諱某
字若霖號同虛子撫之金谿人傅氏五季為縣著姓大
父文二元學錄父艮齋廣東路教授公幼穎敏有出塵
志甫九歲艮齋命入山之崇玄院師仁齋馮公習道業
既長通經史尤嗜符法凡玄科真典靡不該究年十五
嗣洞玄法於性安吳公事之敬謹盡授其要元辛卯早
公默坐間若有神命其出乃登雷壇召役天雨已而有
禱輒應復嗣天章靈寶法於復齋戴公公以夢號為驗

徐得之久復得黃發二字復齋異其符遂悉授之是年
職官之玄壇書記凡科典訛認者咸正之丙申冬本院
灾公之祖與齡祝公寓居東山家益貧公養之盡志既
祝歿公以高道留京聞訃還塋祭盡禮庚子夏復旱禱
亦應教檄授教門掌書記法錄局書記兼靖通菴焚修
乙巳秋捐已資新本院錄諸徒相先君冲虛公入覲燕
賚皆預之洪武五年壬子先君入覲有旨選高道侍祠
以張鐵鑛黃象南留京六年癸丑公亦應是選居朝天

宮數召對錫燕者再嘗應制賦詩講道德經修較道門
齋科行於世教檄且授教門講師禱雨雪復應凡侍祠
八年寵眷有加十三年庚申冬請老還十五年壬戌詔設
道錄司復召赴闕以老辭是秋孝慈皇后崩召予建黃
籙大醮于紫金山皆公贊協之十七年甲子教疏授洞
玄文素貞靖法師教門高士龍虎山太上清正一萬壽
宮提舉知宮十八年乙丑有旨於龍虎三茅閣阜三山
選道行之士充神樂觀提點僉推公應召赴京上悅授

格神郎五音都提點正一仙官領神樂觀事勅禮部鑄
印如六品命掌之仍依階給俸公固辭乃已十九年丙
寅正月三日大祀南郊公導駕趨前上頷曰卿年幾何
公對曰臣年六十有五又曰卿出家年幾何曰時甫年
十一上笑曰誠老山人也每歲乘輿大祀輒道拜于前
上必呼曰老仙官及還目送者久之是夏六月有旨免
朝二十六年癸酉教疏陞充本宮住持提點二十八年
乙亥上致齋別宮趨召仆地上憫其老賜還越五日頷

誥獎之暨辭闕上眷餞之居神樂者凡十年蒙眷如一
八月及山始任本宮提點逾年謝退恬養自適捐已帑
新鐘臺樓作歸來軒於院南己卯夏六月公遍謁謝語
諸徒曰爾等善自立吾將返吾真矣未幾示微疾端坐
而逝七月二十有一日也生元至治壬戌閏五月八日
享年七十有八嘗於石硤原築藏蛻所建祠曰老山人
庵前翰林編修蘇公伯衡實記之故凡當世名卿碩儒
若翰林宋公濂中書朱公孟辨皆相善咸美以詩文公

能詩鼓琴有觀光等集若干卷其徒李唐真以明年某月某日塋焉狀其實請銘於予唐真篤厚善繼其志嗚呼若公也贊輔我先君暨予二世矣其嘉猷善跡居多敢不諾而銘諸抑公遭際寵榮發揚道典始終之眷弗替及以老而歸夷猶泉石樂天而終豈世之所多見也惜公之逝予方卧疾不能問弔之豈不慊然而悲乎銘曰

撫在五季傳為令宗公生盛元道器是充早受玄旨揮

叱暘雨克禪教模累祠皇坻宸眷益曦祕宮鬱巍啓奧
演範樂音禮儀匪曰優耄殊恩彌造言旋故丘鸞躍鶴
導再宏祖庭金奏孔鳴高逝悠邈永昭斯銘

說

太素說

子列子之言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未
見氣太初氣之始太始形之始太素質之始氣形質具
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

夫氣形質之始陰陽未分而體渾淪分則竅鑿而混沌死渾淪者離矣然三者常包括終始環互栖伏外若離而須臾不離於消息間者去渾淪未嘗遠也蓋氣行乎天地者為風雨霜露山川谿谷具乎人與物為四體百骸雖飛潛動植一本萬殊皆囿於形質者也未見氣之始固莫得而測其備於質者可得而窮焉天之蒼蒼太虛澄澈其正色也而晦冥變化起於倏忽蒼蒼之色遂翳然非晦冥變化不能盡其在天者矣人稟氣質之正

其情熾欲濫則剛柔善惡著是漓其淳樸其粹涅其潔
若質之素則駸駸乎混矣然非剛柔善惡亦不能盡其
在人者矣物皆然動靜往復均不啻焉故物之質者非
文飾不華味之真者非鹽蘖不調音之澹者非律呂不
和此物性之必然也人之所以必懲欲復初而後淳者
不漓粹者不襍潔者不涅其清明之體昭昭焉具矣是
足以見吾剛柔善惡猶天之晦冥倏忽其本質之素未始
有動靜者焉雖然世或持其說以自修特養素而未能

遊乎太素非遊乎太素其能見質之始乎抑質者常華者弊質者汨人華者悅人志夫道者必去華以返質能返乎質則慮精神明表裏貞白萬物渾淪而不離是非見其始哉君州武當山五龍宮高士練君太素學博而行端居吾山二十餘年持踐克篤常靜處一室不與世接昔先君常禮之及予襲教凡吾道家言多所資究焉是豈不能遊乎太素而獨若然哉今秋欲還予固留不可因謂曰古今名山川必仙真所居皆所栖息亦何限

乎是歸也然予聞是山奇秀冠天下豈無若安期羨門
者潛逸其間太素其將徵會焉以廊其渾淪而返乎溟
津之初外乎形氣之囿尚何求乎質之始歟於其行并
合其說君喜請書以識別

純一子說

盱江張彥弘氏家世著德望予去春謁西山華蓋道旻
而還始識之愛其姿純篤因語焉知求吾道言尤切嘗
以純一子自號值還未暇論也今春來遊吾山予同弟

彥璣與之遊龍井觀塵湖琵琶雲臺貌姑諸峰之秀濯
狂瀾坐磐石若與天遊莫知其人間世也彥弘因請曰
嘗告以純一子之號今獲侍茲遊敢請發其義子指水
而與之言曰水靜物也深源窮壑泓一澄掬及發其窟
怒騰躍百折下走不知其幾千百里大而江海小而溪
谷觸石則怒激風則鳴雖遇棘而塞遭穢而濁魚龍宅
其深林木翳其幽風雨晦其潤無能禦滯之晝夜不息
須臾莫可遏者其勢之所遇然也於其體之淨明非棘

能塞非穢能濁無不容而無不燭者元氣行之道之所
謂法者本諸氣水行天地間猶氣行乎身動靜往來一
呼吸之頃盈虛消息具焉人心制乎氣本淨且明其虛
靈昭昭若泓澄焉惟其徇欲而蔽感物而動稍不加持
治之功其役於外者顛仆交錯猶水之窟怒騰躍勢不
可禦其氣散而為思慮情欲若塞而濁者宜矣是故聖
賢訓之防閑其心正以覺其誤復其流使求猶水之所
遭者使然其淨明未嘗溷焉而昭昭者存而謂之道行

而謂之法則周流六虛與天地並行而不違者發而為風雨雷霆若固有之何哉蓋河洛二五之數與雷霆三五之道萬有生息一是本焉是以養之為至和施之為至神孚以盪磨通以誠慤則妙用之契若返掌矣特有幽明鬼神之異彼所鮮言吾兼用之也夫是必純而後能一一則性命之道備矣尚何法云哉故觀物之性則知己之性能盡己之性則知天矣知夫天則在我之天即彼天也感通之道孰得而二焉故內修之士多佯狂

使酒談笑怒罵皆可役風致雷顧豈苟然哉彥弘既備
究法奧純一之功熟習而嘗驗者也尚何言乎且予聞
其上世有聞道而超脫者其好尚之篤豈非宿習也哉
彥弘勉之盱為侍宸王君之邑里尚振其遺傳以啓將
來是所望焉因請志之遂筆於礪上

志學說

學之大本存乎性命道德而已矣夫心統性情而性稟
天命之所賦也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出乎命四端

五典萬物萬事莫不具乎性然而萬殊一本其理未嘗不一焉是以率之之謂道脩之之謂教而必學而後知也其始乎孝悌忠信成乎升降酬酢無時而不學也經之謂學肇於說命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念終始典於學此聖之學也聖賢知全乎天理之公則清明純粹之體具愚不肖惟溺夫人欲之私晦濁邪僻之偏固學之者求去其蔽而復乎本有之善而已耳故必究夫盡性致命明善誠身之道焉是以禮義為之品節防範以言行

為之涵養省察然必隆師親友而後得則持敬以居之
由義以行之久之入乎耳著乎心無入而不自得焉今
夫造父善御羿善射師曠之律僂之弓奚仲之車杜之
乘雖工伎之小且猶志毅而後中焉敎學也聖賢之事
乎夫子既聖矣而不自聖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當
是時以及千萬世豈有過聖矣乎而猶志乎學哉其設
也在唐虞曰成均殷曰太學又曰瞽宗周之太學為東
郊小學為虞庠此漢唐所以發之也而唐虞之君皆聖

矣亦未始不師焉若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於時子思武王學於郭叔此性之身之亦有發焉夫子亦嘗問禮於老氏訪樂於萇弘問氏於郟子而孟軻學於子思之門荀卿學於鄒衍此儒之所相傳也倡之為董韓繼之為濂洛卒求乎中正仁義之歸而確乎其返身之謂也得乎六經之膏腴者粹中闕外足以叅贊化育而形諸至和者著而為之文經緯錯綜託以載夫道焉是故衡璜琚瑀之

儀彛鼎簠簋之制有不待飾而知其為清廟之器也豈徒若懷竊鼓鑄之流誇浮文偽惟雕蟲刻鏤以爭妍取憐之是效也苟不能達乎正大高明之域徒競於喬宇嵬頊之趨若之何而謂之學哉必造其指而底於成也視向之得夫師友者不啻言之於蘊括陶之於埏埴不勞力而有矣盖得諸已者道之精微學之淵密充實光輝而日益其視錦繡纂組不足謂之華茵鼎圭綬不足謂之榮是雖紈縷菽粟之薄蕭藿杯水之陋不改其樂

也乎抑亦一毫不足累其中而然哉然而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駕馬十駕功在不舍然其所至雖有疾徐之異在乎息與不息哉斯其聖人志而不厭也歟予猶子某純敏嗜學嘗以伯氏某扁其進修之所曰志學請一言申其義予之於學也探蹊而未入於閫者也其能有以啓之乎某尚勉之使其習之至行之著予將見其所成立詎可量哉是為說以俟

傳

紫虛元君傳

元君姓魏氏諱華存字賢安任城人晉司徒舒之女也
魏齊王嘉平三年辛未生天質卓異少讀老莊言即慕
道嗜閒居獨處年二十有四父母強適南陽劉文字幼
彥生子二璞遐幼彥為汲郡修武令二子粗立乃齋心
別栖絕飲食反修初服太康九年戊申十二月十又六
日夜半感太極真人青童道君扶桑暘谷神王景林真
人清虛真人來降謂元君曰聞子密緯真氣太帝君勅

我授子神真之道遂出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太洞真經
高仙羽玄等書三十一卷授元君曰是書昔受之西域
總真君今以付子且語以存思指歸之訣乃去元君時
年三十有七咸和九年甲午清虛青童君復降與藥二
劑使旋服之尅期會洛陽宮是月七日夜半太乙遣飈
車來迎元君用藏景之道託形神劍而化享年八十有
三遂往洛陽山明日青童君太極四真人清虛王君再
降會元君於隱洞雲臺衆真各標至訓三日而去元君

積誦玉書顏如少女於是西王母南極元君來迎晨詣
上清宮玉闕玉宸大道君太微天帝金闕後聖君各致
命授以玉札金文位為紫虛元君領南嶽上真司命秩
比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之中主下教學仙者次
司命神仙請隸屬南嶽諸真乃與元君俱詣天台大霍
山洞臺道過句曲金壇茅君叔申燕會二日夕乃共適
霍山矣興定二年乙丑六月二十三日元君與衆真降
句曲金壇楊羲家華陽之傳始此是為上清第一代宗

師宋元祐間進封高元宸照紫虛至道元君云

金野菴傳

金蓬頭永嘉人也名志陽號野菴因蓬首中作一髻世呼蓬頭云生故姓家鄉井德之幼果敢有大志不羈甫長知慕道棄世慮遂師全真李月溪月溪白紫清徒也一見器之命遊燕趙齊楚求正焉及叅先德李真常益有省行經袁州遇守城校尉顛軍子狀貌偉素曰不與世接夜宿神祠間蓬頭異而師之既久語益有得時紫

山鄒廷佐慕道建長春觀禮之未幾命其徒劉志玄典
觀事乃遊武夷龍虎二山時龍虎主先天觀者傅師正
館于蓬萊菴菴據微君聖井藐姑諸峰之會蓬頭攀陟
嵯壑侶鹿豕藉雲霧視以為常間夜坐磐石蛇虎值於
前輒愕而遁去因得夷曠地命其徒李全正趙真純築
天瑞菴于峰頂時四方聞其道著無遠近有疾患輒叩
之以所供果服之無不驗由是禮者日集嘗天旱叩龍
井召龍出語龍出聽踰時漸小躍入袖中乃警以偈龍

騰奮入水未頃天雨元統癸酉復隱武夷山居紫清之
止止菴淅東元帥李太平聞而禮之謂曰命嚴則君治
心清則慮寡李益敬歎及叛賊李志甫寇漳州國朝以
其地同知吳公知寇道命為先鋒平之其子仲良願師
事之不許隨果夷滅衆神服或倦請謁者衆謀藥死之
即預知命徒鑿竅地中果服出之今名吐丹井云至元正
月一日同輩桂心淵世稱桂風子坐解于廬山旋聞之
於四月十日命徒書偈坐逝越十三日面頰若栗肢體

溫軟猶生其徒瘞于菴側之古梅下生前至元丙子五月四日高弟則勞衍素郭處常李西來殷破衲方方壺皆以道法聞世云芒芴子曰古之烈夫義士必苦行潔身以成其志故其視裂肌膚摧筋力若所固然是以其卓絕特立足以垂示千載若金蓮頭是也然欲立名於世且必是而後可况其超脫幻化者哉求能若此而於道無成焉未有也惜能是者代亦幾人哉

趙原陽傳

趙原陽名宜真吉之安福人也其先家浚儀宋燕王德昭十三世孫某仕元為安福令因家焉原陽幼穎敏知讀書即善習誦博通經史百家言長習進士業未幾試于言以病不果赴久不愈夜夢神人曰汝吾家人向望世貴父遂命從道已而篤嗜恬淡學益進初師郡之有道者曰曾塵外嗣諸法要間有缺文必考述盡詳復師吉之秦宇觀張天全別號錢玄張師龍虎山金野菴得金液內外丹訣後復師南昌李玄一玄一薦之師蒲衣

馮先生馮亦師野菴云嘗遊白鶴山永興觀乃西晉匡
仙故跡遂居焉間以所授致雷雨度精爽皆有異感聞
者越千里走從之會壬辰兵興挾弟子西遊吳蜀暨還
遊武當謁龍虎訪漢天師遺跡時天師沖虛公深嘉禮
之欲留不可宮之學者多師焉還至贛之雩都紫陽觀
因居焉凡道門旨奧皆綴輯成書或為詩詞以自警尤
以醫濟人且絕交遊寡言笑聞者願禮不獲其高行偉
操為時所推慕從遊者益衆歲壬戌正月朔謝衆曰吾

將逝矣自今日始鑰靜闕慎無有干迨四月三日夏至
啓闕祝弟子善自立漱浴更衣趺坐適縣導詔至樂鳴
即書偈擲筆而化雷電驟作白晝晦冥明日官庶瞻敬
者羣至門人袁德淵輩請以棺殮肢體若生既畢汗出
周浹越三日瘞觀後之鳳岡久之草淨鳥不巢其徒則
曹希鳴劉若淵尤入室焉有詩詞若干篇已行世凡與
密言論則見諸法要云

贊曰玄門之書千萬言內聖外王之道既備其神仙長

生語特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可謂易知易行矣故代之出世拔俗者必苦行峻節以自持信非志見卓異所不能造又孰可一以眇漢病之也乎若原陽言足範世道足啓後曷可無以紀歟然其昭昭不可泯者亦何俟信乎是耶

書

通彭先生書

去春獲詢動履之詳莫不推先生純篤自守為學明正

不為事物所移變素以古道自任此某之願見之急也
第念志力駑鈍讀書究理未知超進之方雖欲致鑽仰
之工不可得也况日羈塵俗跡與心違負愧萬萬雖嘗
欲絕交獨處以守道自期庶幾有足繼乎古人之遺轍
者也猶恐世殊時異動招訶議惟坐歎其不可追也然
能不力致心其間乎盖今之言學也鮮與古先聖賢真
履實踐有所契合者非道不同學之不同也今之所異
也誠不過循習腐朽之說以意見疑測未明謂之明未

得謂之得即輒自盈足不惟以古人為不足追及或以為不已若者有之及求之奇言卓行則甚相懸絕又豈得以是責夫世哉矧將以究濂洛之緒會朱陸之異則猶親師取友之難而同異邪正不得不辯也古之言學也先儒碩德之徒言不可泯行不可揜此無他皆由操踐之實也豈苟且循習之可儼似也哉既知所趨矣必底乎是而後可非是則不足師友矣子正兄嘗辱不棄每相指明其啓發琢磨多矣若俗學淺陋之弊故嘗粗

知鑒燭而日有得矣別後凡過山間者皆未足以真實
研究人情薄惡不怪以迂必非以癖豈果盡知所從哉
竊惟古之人以道德性命垂之萬世具之經史子氏者
億千萬言充塞煥耀流之無窮而與日月並明天地並
久者非積諸中者至大至幽而發乎外也能若是哉其
繼承末緒何代不有之而卒若牛毛之於麟角又何若
是之難哉抑道之明晦亦時之係焉况文墨之小道義
之大也乎故知言力行之士特立獨行其所造詣必異

乎流俗者也雖未足抗行古人其無愧乎道則亦庶幾
矣士之所以擔簦躡屩雖祈寒隆暑驅馳道途所以汲
汲不自安席者誠亦已分所當究而已矣先生相去不
數舍嘉言善行聞之於耳見之於目苟不知所從焉是
舍近而求諸遠也豈不甚愧乎千里之行也哉異日專
圖躬侍講席面究欲言惟左右以先德接引晚學為心
萬有以終惠之也幸甚

通蘇編修書

某不奉起居條已一載前冬處城人回貢書想達續於杭城領發下陋像辱賜贊語願其塵容俗狀何敢煩瀆且蒙與拔之至惟增愧赧後數尋便奉書問旆從赴召晉府遂乃不果及秋京還聞已回至鳳陽甚欲於杭候謁復以人事窘冗而度留王門必未即返駕遂不獲一視顏論此某之分薄心違相去聲聞不遠而不遂一見何賢士君子面提耳教之不易得者若是哉迨今徒深悵怏往來中每蒙齒記及孟啓還獲誦大文并承命錄

登卷此又所過望也某向之冒昧達賤姓名貢二三書
於座下蒙不鄙棄而教之然某之有請者非世俗徵譽
於明公之門也古今之道同託言以顯道是不可無也
抑亦健而不息明而不昧塞乎天地與日月並明四時
同序雖川流山峙鱗躍翼翔靡不同乎是者所謂理性
命也惟誠明中正以脩之皆相傳不易之說雖立言或
殊究其實踐無以越此者也凡修之於身必行於當時
澤及後世苟行無所立必託言以自見此文之得之心

而所以載道也故先世師匠觀其有德業文章者皆然
且三代列國有文矣兩漢唐宋之文不愧於古雖吾道
若闕文莊列者皆善於言是於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
也某之志者非欲眩俗誇時記姓名而已思有以造乎
道焉往歲蒙賜書開性命之道發經史之旨為學為文
之方盡矣此某之至幸而至感者也嘗研心編冊雖未
知有得必待磨光濯潤以揚其光澤闢室去疵以發其
蓄蘊此非惟一鄉之狹陋不足以自廣求之四方亦鮮

所契合非有望於明公之門而復何俟焉况此學者之所當盡心也乎茲擬刪訂平昔所作一二俟秋間躬謁庭下以卒所願惟高明幸不斥棄先尋便下舟抵盛郡納之以進鎔其烝質發其言辭拔其沈溺使淺陋者深廣之卑隘者闊大之一返乎高明宏遠之域若道德之源文章之授必不待加驅策而盡得之則其不能甘與草木同腐者一旦可託之千載之上非先生而誰之賜耶非不親謁括庠以職所拘諒不見咎于冒清崇伏祈

寬宥以冀終惠不具

通徐教授書

某久慕高風無由瞻謁曩者不愧庸陋以仰慕之切妄以堂名干大文非惟賴傳永久實候有以開發之旋蒙不鄙允以譔至惟增悚恐今歲秋京還遂獲承顏接論以及古文述作之訓惟高明已不固靳與之以進教之以方第某深愧率然輕瀆乃沐過愛獎納甚至諒某晚學無聞何以得此於明公也哉迨今徒益感愧違教日

久遠惟文侯起居康裕為慰某自抵山塵俗紛冗幸以
平素聞師友警策之言不為事物所羈每求索於編冊
雖未能有進足以優泳於內及發乎筆作終爾蹇鈍自
揆養之未至求之未達若古人之所積蘊未能混融故
也或居山菴去塵濁安寂靜旦夕充擴所志者或有以
自慰惜去執事日遠音問日疎不獲證是否於宗匠碩
師之門為歎耳且今鄉邑間求講學明道之益卒所未
見况文辭之大者乎或往還郡邑者特汲汲於口體之

累尚何足與論古人身心之事哉近蒙以古先聖賢格
言至訓開其隱奧寢食欣快私竊慶幸惟執事既以允
請必不中棄幸推擬師匠之法經史之訓賜之裁成與
之修潤某雖志力駕困不足以光斯文顯傳緒得無愧
乎今追乎古義之所在豈不感於中而思以報也執事
實以道誼與之故言不能已矣是乃悉敷其情萬乞鑒
察心腑何幸如之茲便翔謹布區區以致萬一之謝遇
便無靳賜教不勝至望臨楮無任瞻慕伏冀愛重以肩

斯道不具

通吳待制書

某少有文好嘗慕登先生長者之門討索古文探研經史發其所蘊蓄以卒業焉初承鄉先生方壺朗亭草堂諸師與之以進開廸其說未幾師友淪謝漸益荒怠深抱感惜於是數年遂銳志求之京師及四方先達之士且亦罕遇豈果無其人哉實未之遇也盖以賤蹤往還迂逼不能詳求力叩故也往歲獲侍顏論以醢修拘暇

不獲請益繼而嘗於闕下瞻觀儀采亦不果盡其所請
迨今惟增慚歎曩聞車從賜還田里實深欣羨以執事
文獻名家厥有端緒是欲願見之切也嘗過蘭江念欲
趨謁間值令似直閣相過必言療疾鄉戚間相去稍遠
又弗果一聽誨益諒非高明欲固鄙棄而然何以緣羈
分薄一至是耶然昔人之相慕平生或合復離蓋其所
願見也欲究古明道而已道同言侔則若合轍同席互
有資益其未逮也必有以啓激之非徒若世俗之謂學

求口耳之辨聲光之誇合則就不合則去而已且嘗求之四方鮮能有以激發頽靡振卓沉俗者正此也某嘗取六經百家之言求其會歸游泳晨夕若知所趨又嘗慕為古文章第未聞繩說而求之浙東西間或得一二庶幾有入蓋非欲勉強於言以希名眩俗而已維道之在必託言以傳遠固非學貫天人所不能也况某空虛窮陋所慕若此亦豈不深不自量也哉尚冀有萬一之遇故舟便間累欲往見蓋有請於是焉惟賢士君子必

有以成人之美宜不固靳也後容叩謁勿拒其愚銘感
萬萬

答程訓導書

僕自未冠有志於學若鄉先輩靡不師以求之未之有
得而思之反復求亦愈切及長親歿襲教雖肆力吾道
家言而誠身脩己之道自見必求諸濂洛關閩為備遂
易所習而力求之卒無所逮久之先輩頓益淪棄四顧
凋索雖志夫特立獨行豈其才質學行所能至哉况日

以塵累之纏憂患之逼乍作復輟始明復晦求向之所
得已日廢而何能日進焉及奔走京師上而館閣下而
所歷州邑凡知名之士莫不親益以達於成而其施之
言辭昧於事為務誇一時以取利祿者往往皆然其誠
能以周程朱張之謂學者擴其所聞大其所養以致君
澤民為己任竊未之遇焉矧文章家有諸內而形乎言
此其立言君子遇之尤難也乃退而反求諸己以自省
思為自昭之工復每為虛譽所牽不能躬踐明公之

訓多矣雖然豈能舍近而取遠以名自足而不知求正於友朋哉閣下以家世之舊學業之素於僕雖未之面交而觀其求諸遠者若是盖有可驗者矣况每往還吾邑其往也以敬君之心不敢少怠莫能延滯而還也以桑梓在望別去之久其情益切故所以不能少從容几杖間以承誨論此素所慕而有歉者寧不間於執事文字間興愧焉夏間忽辱臨顧得遂欲言曷勝慰浣使平昔有所願講者沃洽於一旦寧不私竊自喜焉別去

音問少疎而常於往來者詢動履之祥益增慰快夏末
以召赴闕羈留連月靡跡粗安回過溪上甚欲胥會又
以匆迫不果旋蒙惠書辭義周至獎拔過情自非以家
學之厚其見趣言論豈能至是第愧僕疎陋無似不足
以副所許儼者銘刻何已即欲奉答以乍回塵務所稽
茲敬此以復緩慢之咎首希寬抑辭不盡意尚圖別究
所諭朱進士文就此發上錄畢幸即擲還辰中乍寒餘
惟珍愛以益斯文不具

通俛教諭書

逼歲承別後稍久不知音問伏想抵京動定履端百福
區區臥瘡日甚雖杖屨相從而惡俗交沸排遣之餘徒
增感惜而已臨行蒙發至陸門論太極往復諸書及諸
先哲狀銘抱疾研究深所警發區區力駕志下其獲聞
先儒之遺緒皆託友愛之切鄉里之重故也銘刻高誼
豈能少忘嘗欲充其見聞雖修踐未至常若洞徹清快
於事物間少所忤累矣自聞先覺之訓與世推移言寡

合而行不侔往返山舍託興丘壑間俯仰陳跡切所自
奮惟加省察耳雖不能表裏混融較之汨沒愈下者或
庶幾焉此皆吾兄切磨之益也奈何今之學者率難以
實理相究縱有體認模測之工守之不固執之不確其
淪溺廢墜特返掌間耳此世之通患而流蕩忘返者莫
之知也其亦斯文凋喪之極師友授受之不明也哉此正
吾儕自持於識察之間無所愧怍所以不求知於人而
亦不侔之大端也古之人於經世出世之道豈視之兩

途故其出處有在焉雖嘗致力求之又豈能心符志合者哉亦必惟超出獨立邈與世絕庶幾於已有得無咎於人也書至幸詳箴教是所望焉左右去就想日見次第有便萬即見示茲便敬布區區臨楮不勝拳拳闕間萬冀以時自重為斯道砥柱不具

通王博士書

竊聞道之在天下無乎不寓焉雖天地之大萬有之衆舉不能違乎是也何哉盖理無不存焉由理無不存其

間而後知道之大也無不著矣求道之有於已者知率其性則道之在我也若固有之知存其固有也則能立其本以齊其末本既立則末不治而齊矣然率性之道莫先乎窮理理窮而後能盡性此周孔思孟之謂學也其大中至正之謂歟及夫致命之工焉舍理而言氣不兼乎理氣而專乎天命流行者言之此老莊關列之謂學也是以自二帝三王之道熄秦漢以來楊墨之言塞而孔孟之道晦下而襍為申韓刑名若前之荀楊後之

韓歐以孟氏功不在禹下以其闢揚墨云耳或謂韓愈氏足以配孟氏以其闢佛老之功亦大矣此無他非吾老子之言有以取先儒君子之觝斥也蓋學之者不善師其道焉若夫內而丹砂方術崇禋祠祭之說外而刑名兵數權謀機符之用老莊之言似是而非也周衰之時天下糜爛直欲以是言拯時匡俗以拔溺拯焚于已弊壞之頃也豈必立其說以惑當世而取誇于後世也哉故其立教初無神誕譎偽之詞不為怪奇可喜之論

其於窮神知化之機六合之外不論也後之為其徒者
務蔽庸俗之所嗜好而一旦含源求流耽為狡獪詭異
之習飾華背實蜂集羶附號呼而起其超世競利尤有
甚乎弁冠縫掖之士於守中抱一之道歸根復命之說
果何在哉是亦何遜乎不取訾毀於當世也哉奈何千
萬載之下豈無卓識獨行之士或有見夫是也一以清
靜無為陰翊王化之言為任也哉亦豈無柱下史之職
哉亦豈無老莊關列之謂道哉某也質愚且陋今生四

十有三年矣少從鄉先生遊所習者辭章翰墨而已其
於濂洛關閩諸儒先道德性命之說壯而後有聞於是
致力乎性理動靜交養之功其於天人一致之理或若
微有入焉而後一棄舊習之所為辭章凡六經二史而
下若夫孟荀揚韓之宏深左馬班賈之精雅柳歐蘇曾
之雄博皆常研精覃思於佔畢之末而未之有得焉然
後於守中抱一之道益有以見夫內聖外王之實也是
以常歎乎其不足者願求正乎朝之公卿縉紳迨夫湖

海聞望之士有若宋潛溪吳蘭江蘇素菴徐林叟高晉
菴皆獲師友焉獨以未謁執事為歉也曩歲幸于姑蘇
請益山莊一見之頃歡如平生挹其言論風旨自恨識
荆之晚也未幾執事以召入朝往還京師幸托一日之
雅又獲承誨於客邸雖匆遽不能少傾別緒而一面之
慰何可言喻去秋復聞承恩寵擢有加此固執事名實
之效遭際之盛積之有素而發之以時故也豈不於詞
林交友之輩預有光矣間嘗不揆微陋以精舍碑文為

請實以託雅契之厚知學業之詳必不固靳也而閱時且久未蒙付下切恐玉堂應制事繁未暇故耳諒不為世俗貴賤之棄也且某之願託于當世名筆煥耀泉石者非有勲業之盛譽望之假特所以記其歲月述其出處而已矣又豈將藉是以誇世駭俗以誣將來也耶矧其雖素庸鄙承乏祖烈其所深愧者不能以盖公之道上佐明盛而其厯事兩朝每沐隆眷徒竊譽無補此其寢食負赧不能少效涓埃之報為大咎矣又豈能汙合

流俗以鼓惑詫衆苟徼一時之趨而取議於後世也是以恭默自守隱約自固毀譽不足動其中抑亦薰蕕之不相入也因皆短之曰彼學孔孟者也是舍其本矣亦宜而又熟知某之學夫老子者與彼異歟其耽玩泉石若將高蹈遠引超脫幻化託空言於千載而將亦視其無所用於世也非託執事知之益深愛之益篤言不及是且昔人云士為知己用女為悅已容以執事豈非知己也乎孰不有以啓而勵之也乎深愧縷繡煩瀆惟執

事裁而教之幸甚

與倪孟冲鍊師論火候書

日者承過訪山舍高論竟日足洗枯寂鄙野之懷甚懌甚懌念欲少淹一宿山雨夜話亦見林泉真味何御風長遙飄飄然不可追及耶遽增怏怏耳繼辱示高製洗心玩味涵泳之久誠有點識心通者矣吾友之學可謂博瞻宏遠矣又豈僕之足盡窺盡聞也哉然而正欲探賸幽微攢礪隱奧者邇者罹不測之禍譖諛浸長僥僞

競起一時傾危覆奪之勢若火之焚水之溺莫可得而
避也惟容之以默委之以愚引咎自責而已尚復何辯
哉當是時求能卓然不改以禮節相扶未之見一人焉
何薄於道義趨於流俗者皆然抑世豈無若馮驩朱勃
之才者亦固鈐口結舌熟視而不發一言乎乃為濡足
之故不救溺人可乎幸賴高明在上藉祖宗之遺澤獲
全而歸而卧疾且久人情世態雷動川湧何一變至有
若是之甚其亦可歎也已是以處蹇困之中將以省心

克己戒謹恐懼修德以俟天命此古人之處榮辱得喪
安於所遇而已雖愛者戚戚而悲憎者欣欣而喜舉不
足動其心干其守也故其居屯艱險阻迺所以驗進道
之力也是以文王囚而作易宣聖厄而修春秋下而學
業文章未有若班馬楊賈韓柳歐蘇者亦常困於放逐
貶竄而其學不廢而德愈脩者所謂不遇盤根錯節不
足以別利器者此也豈欲文其過以欺後世哉敎僕以
慎而取咎思患而預防之乃所以致患也此非命與數

而何然而傳曰惟彼譖人投之豺虎豺虎不食投之有
北有北不受投之有昊今斯見之矣其獨無愧乎中者
雖屈於今未必不伸於後也幸復苟安泉石日與木石
居樵牧遊其去野人幾希廼得肆志於性命道德之言
視彼碌碌炎涼之輩奸回譎詐肩摩足躩若蠅聚蟻附
之逐羶鯨然羣議黨計朝逞夕違亦獨何心哉又熟知
處進退存亡之道者惟義是從耳雖死生窮達之所不
論尚何奔競悅媚之下者哉且人受命於天者必有定

在焉豈以一人之私可得而拒哉此固非世之所能知而亦古今之通患也而僕之潛心力究於吾友之言深有取焉而學之未逮切有疑者獨火候之傳凡叅討數十載往來方外之士靡不討論鮮有契者其言之荒唐謬悠者悉歸於虛則以卦爻晷刻之設特其規式耳循而不必泥也其言之幽深微密者悉詳於實則以符後斤兩之數皆其法則也守而不可違也則二者孰善焉若夫乾坤坎離金精木液火龍水虎水中之金火中之

木返還顛倒之妙鼎爐藥物之諭皆嘗聞其槩矣獨百
日立基十月胎圓脫胎神化之機火符下手之工卒未
之決其疑也而坎離之真陰真陽升降往來周流不息
即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由太極而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八卦演而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演而為三百
八十四爻循環無端往來無窮雖天地之大萬物之衆
有不能逃焉此人身一息之呼吸而與天地之道合而
人所以能盜天地之機也以是觀之則一年十二月一

月三十日一日百刻也一月總計三千刻十月總計三萬刻三萬刻之中以奪天之三萬年之數一刻之工夫自有一年之節候所以三萬刻可奪三萬年之數故一年十二月總有三萬六千之數是以三萬刻刻刻要調和或有一刻差違則藥材消耗火候虧缺火數盛則燥水銖多則濫火之燥水之濫不可不調勻是故攢年歸月攢日歸時十二時中只一時也其間晦朔弦望沐浴刑德盈虛進退不可不知也有曰南北宗源翻卦象晨

昏火候合天樞隨日隨時則斤兩毫髮差殊不作丹由
來庚申申明令以時易日法神功其火候之有記而聖
人傳藥不傳火之言信矣而又曰冬至不在子大藥不
記斤真火本無候卯酉時虛比箇中得意休求象若究
羣文湯役情則符候之謂信虛言哉此必始於有為終
無為也若天地一年一周日月星辰一月一周人身大
藥一晝夜一周一日之內陽生於子極於巳陰生於午
極於亥陽始於復陰始於姤一月之內朔始於屯蒙晦

終於既未自巽至坤皆未生之卦故知來者逆自震至乾皆已生之卦故數往者順則一年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所謂一月一還為一轉一年九轉九還同仙師之言詳且至矣考亭朱子則謂火候之法乃以三百八十四爻為一周天之數以一爻直一日而爻多日少則去其乾坤坎離四卦凡二十四爻以應二十四炁炁至而漸加焉况一日之間已周三百六十之數而其一炁所加僅得一爻重輕不相權準其策數之法蓋月以十二卦

分之卦得二日有半各以本卦之爻行本卦之策其策多少陽即注意運行陰即放意冥寂十二卦周即為一月之工十二月周即為一歲之運反復循環無有餘欠是則大易之妙豈不與大丹允合也哉以此抽添進退必有消息增減之異豈若沉空滯寂之偏即禪宗所謂黑山下鬼窟者蓋以默坐於陰趣故也殊與吾命宗之旨大有逕庭矣惟吾友皓首窮研遍歷湖海必素會玄微幸有以啓之使僕齒日向暮苟獲有尺寸之進以俟

其成其能忘所自哉此非山林契合之久鵲衣惡食與
世相絕者共論之豈誇耀當世苟媚聲利之輩之足語
是哉然亦察非其人言不及是庶不失於知言也高文
謹用返璧拱竢一發駕鈍幸甚幸甚

龔張司業書

去冬留京獲承枉顧客邸傾慰渴懷誠如執熱而濯清
風也第以人事匆冗弗克少盡款洽臨行又不獲告別
迨今愧慊何可言喻及還急欲貢書首謝又以世道之

艱不敢造進以此廢禮負咎知萬萬矣諒閣下以姻契之舊必不譴及其如自愧甚若芒背何近便間附繆句至達善先生處亦嘗附寄未審一達聽否益深快快耳不面者幾不知梧楓之又秋矣方欲貢狀遽承惠問且沐鶴箋之賜揮沐仁風感忤不已從諗履貺康裕甚慰甚慰某也碌碌無似叨襲宗緒自揆德之不修學之不逮惟忝竊是懼少從問學數年以來幸獲從縉紳縫掖之士遊篤於窮經學古之志而道德仁義之說或有聞

矣而學不加進悠悠駒景復何成焉比者以恐墮覆轍
之戒實出愚暗蓋以山林樗朽之資不意獲咎乃爾幸
蒙苟全誠出望蜀自知運數蹇晦學力荒陋一至是耶
惟困卧泉石期以自勵奈何志愒願違宗嗣無託每一
興懷寢食不遑少寧惟痛心疾首益增悵惘而已而晨
夕切念遭際兩朝國恩未報雖據所抱已度無所用於
世矣徒憂患日至疾疢日侵撫視少之所志忙然若夢
幻耳雖欲綴輯一二所見託空言於千載固不足擬諸

作者而才思荒鄙竟莫能就俯仰愧歎惟不能自棄而
已復何聞達之求哉此固古昔之人處困亨夷晦之常
也特未知於天人一致之工宜何如哉自非託知非一
日言不及是尚惟閣下憫而誨之不咎其率直可也詞
林諸宗公巨伯幸念平素之誼明有以教之植之亦仁
人君子之薦於交處者也昔人云士屈於不知已而伸
於知已閣下非知已何哉抑亦士君子扶植斯道之盛
心也裁荅簡慢首祈寬宥臨楮不勝馳情秋熱自愛

回吳文正公宅求親書

伏以陽回冬序候應秋成恭審某人尊親家叔翁家承
天爵望重儒宗台候起居神相百福某伏領華緘深慚
瓊報尚祈曲鑒庶迪淵衷某啓牘馳誠循彛致敬尚期
瞻謁茲獲叙言即辰菊綻暄風梅含霽旭敢冀善調茵
鼎樂御琴尊茂介休禎容敷悃悞某敬惟先學士文正
公道德淵源文章模範實當時之師表垂奕世之輝光
簪組相承芝蘭並秀以紫電清霜之威略兼烏臺柏府

之權衡世之所稀古且未有恭惟某人尊親家叔翁珠
玉襟懷丘山仰止盛德冠名門之長斯文紹家學之宗
宛蒙葑菲之勿遺自愧葭莩之有忝幸聯姻好敢拒親
盟攀附無辭含宏有賴某玄樞末緒學域疎才慕登四
行之門忝繼三傑之裔昨以執柯之善諭擬諧擇德之
良緣謂令姪孫祕譔夙資英粹才不下於馬融而長小
女粗習儀容託必慎乎杜衍蓋所尚者先儒道腴德博
之尊豈乃墮乎世俗銖較寸量之陋特承雅命欣挹嘉

猷猶俟吉占先圖治復某僭易恭問貴門淑眷高第賢
宗伏冀慶衍鴻熙福資燕祉引忱聲謝不及別緘或有
委裁拱俟條目

回吳宅定聘書

揆辰臘霽松簧春融梅萼恭惟某人尊親家叔翁學專
詩禮志適丘園盛德日新嘉祥咸集某采露華於仙掌
濡月穎於墨池庸復菲辭式干籤史某仰惟源分世胄
百八十載之名家自愧派系仙傳千五百年之流裔當

寰宇雍熙之日並風雲步武之姿祈茂著於芳猷是克
彰於慶緒某再惟廣經史而昌文獻典模景仰於東周
叶帷籌而衍宗風道德益綿於西漢幸荷儒玄之重復
諧劉范之盟感挹蘭金慙依葭玉某伏承高誼以令姪
孫祕譔與某長小女為姻對者言念玉帛徵賢之後衣
冠侍帝之宗起華蓋之卧龍旋青城之鳴鶴唯此江南
之閭閻久齊海內之聲光以先聖之甥得大賢之嗣令
姪孫才倫冰雪長小女志謹閨闈吳罕駕並於張喬劉

向言符於賈誼期謀斯遠結托猶長不揆其愚并有少
請俾室家之好既翕而絲蘿之附維新爰表一忱次脩
六禮尚祈嘉納允副崇瞻某敬問怡悅桑榆雍和琴瑟
珠璧華裳之彥雲霞裳被之儔列致興居咸膺景福某
才雖疎鈍敢効役令有事於斯請問其目

頌

華陽吳先生壽頌

有序

余友華陽先生吳君至德篤文行而年益高垂六袞有

四歲十有一月六日其壽辰也世家饒之安仁為邑大
姓近遷吾里幼知嗜學凡其鄉先生若李公仲公張公
子東黃公均瑞而吾里張公孟循盧公伯良夏公伯成
皆從之遊其友則周君孟啓龔君克紹也故凡翰墨詞
章之學靡不精究而性敦克為斯文所推重暨授業於
西塾凡五六載於吾昆弟相與研俛之助居多今年冬
壽將屆子孟弟彥璣持觴而告曰吳君學力而行修為
吾從子師歲且有成效講習之益尤至焉於其壽願得

一言以頌美之予喜而嘆曰斯文凋謝莫甚於斯若前之所師友者不可作矣而旦暮所資迪者賴君耳宜其獨年抑經曰仁者壽智者樂凡君之怡情乎林壑之幽閒文籍之淵雅莫非存乎仁則養於其心者益充而益壽矣然微吾彥璣嘉斯文之好友誼之厚其獎勵輝揚能若是哉予雖鮮文敢不思一辭以永其壽焉頌曰

斯文之宗蔚乎山嶽粹德淵光龍翔蚪躍凡我鄉邑耳薰目濡君為時彥涵澤茹腴曰經曰史聖訓是緝遊藝

其餘絲義斯習漢跡魏模晉唐實工岷鐫石刻遺妙曷
從悅懌無厭日造其蘊微言大章雲行霓暎暨授我賓
惟貞惟純式範有猷介壽斯仁既康且祉孰匪天厚偃
茲丘園采豐植茂崇酒於觴福履攸綏我冠博裳百祿
是宜惟我友朋允資麗澤撫凋感殘永爾碩德貽厥孫
謀是則是承仰止先哲協于嘉禎

黍珠龕頌

有序

晉王殿下既膺祖訓光嗣大業留神聖學有取於存養

之言質諸方外臣芒芴生曰子形如槁木心若死灰類以道自樂而不偶於世乃鷦其衣鷽其冠與荷蓀抱甕之徒相忘乎大林丘山之間所栖者鷽鷽一枝尚何異夫居一黍之小乎子之所樂而世之所悲也其若是歟然吾志造夫誠明之學會夫虛靜之工嘗有取夫老莊氏黍珠之言暇豫之頃趺坐一龕廓然虛中心與天一子能進一黍之得以告于我不亦善乎芒芴生起而歎曰夫物有生於無實形於虛者皆然心為形之宰形為

神之宅非中虛則神窒而不通心晦而不明是以學夫
栖神鍊氣之道者虛玄關之規中若浮遊之潛深淵也
始則固鼎爐調火符採鉛制汞以鍊之已而金精木液
坎戊離已不頃刻而會乎中黃之宮一炁五行周流六
虛化為黃芽白雪若粒黍之微而後返乎黍珠之中陰
滓盡而陽質成乃所以為仙矣即釋之謂真如圓覺者
以其圓通周遍大千之界凡所有相盡入無際光明藏
中皆此珠也其質雖元始說經之前空懸去地衆真交

會而入莊周求之罔象皆所以盡變化之神有無之幻
也以是亦不知珠之為中而中之為珠也則有無虛實
之辨復歸於胚暉馮翼之初尚何究於言哉抑守道之
極惟玄惟默惟慌惟忽生亦莫能造其極焉莫能言其
至焉乃稽首而獻頌曰

帝青混芒閔奧靈編浩漠中局一黍空懸博大真人鍊
質大淵凝妙紫虛養珠幽玄闢乾闥坤虎伏龍纏茹和
金宮百翳翼翺黃輿流液玉芝產田嘯咏九辰動熙靜

專冥栖鬱監駕景雲駢廓落遊初青冥倏旋梵樞洞陽
高視八紘溟滓赤明瓊文內研佇膺寶書浩劫綿綿

箴

藏修箴

方寸之心宰乎一元所以配乾坤而同體為三才而並
立者曷由而具焉夫必曰理以為之主極以為之淵非
理不立非極不全不立無以制諸內不全無以合諸天
藏以自晦修以自率庶不為塗人而已其無昧於虛靈

者孰愆是以靜一以固其本健順以濟其源充之以仁義裕之以辭篇返而求已用則以兼善當世之責舍則以守吾之玄此之謂遁世而無悶居敬而守中古之學者孰越於是吾何敢怠於希賢雖然究老莊之道探周邵之言固吾之自礪而不偏惟斯言之確踐必日夕以拳拳

銘

書室銘

有序

予年未冠知嗜學有志儒先君子之言凡詩書六藝之
文悉嘗記誦之甫長自揆於文章家未之盡究凡通都
大邑以學行著於時謂之先生長者又從之遊於是經
史子氏之書逮老釋之文度置日衆然後會其指歸反
身而誠乃知皆備於我也於道德性命之說自孔孟而
下周程張邵朱呂馬文辭篇章之習左氏而下班馬韓
柳歐蘇馬越周程諸子而言學則不足謂之學違班馬
諸儒而言文則不足謂之文是以非載道之文雖工不

取焉古之謂學也為已豈岐而二哉由是而充之上源
墳典經傳不遠矣其不探本索源而足謂之學哉豈徒
纂組葩藻之習以為取利祿之具而已耳所以克已誠
身乃希聖希賢之大端也致養諸中者厚發諸外也和
大而天地位萬物育幽足以承變化而行鬼神明足以
修禮樂而贊化育豈惟致君澤民者哉所謂經綸大經
者也然而出世之道必資於老關莊列之言又豈申韓
刑名處士橫議者可同途共轍哉若釋氏之特立獨行

明心見性抑亦出世之一助也其邪說戾行則有不能
無可訾斥者焉烏可一以虛無空寂病之哉下逮術數
祿祥之文則所不暇究也所愧質性駑劣不足善繼其
志嘗闢室以儲藏之因銘于屋壁以自警且貽諸將來
以勗厥志其無忽諸銘曰

繫自書契稽于典墳彛秩由序道義之門惟帝降衷皇
建有極天命流行必順其則純粹誠明是復厥初形役
物化孰潛吾虛惟聖惟賢昭示謨訓慎思篤行滌滓融

蘊體立用行動靜克持含英咀華發見乎辭心統性情
百慮一致廣帙崇篇大音醇味燭妄返真探微造玄氛
垢洞釋不違乎天聚辨而居孰貴圭組永言珍之尚友
千古

古琴銘

有序

蘇瑰生家藏古琴一或謂雷氏所斲也生嗜琴尤切嘗
告芒芳生曰予生也後道不能窺聖賢之域志無聞達
之期其託跡於丘林者惟鼓太古之音與林風石泉相

酬荅若之何而非義農間人也予雖非伯牙之善鼓也
而子之善聽豈獨非子期之所謂高山流水者哉是宜
為我銘銘曰

質潤而清于以發吾鳴體圓而方于以持吾莊

恭默齋銘

有序

芒芴子短褐敝裘遊于鳳臺之顛客有咲而告曰子學
夫蒙莊氏者也其所知惟淵默之道乎其亦知夫吾儒
之謂恭默也乎芒芴子避而趨客曰子何懼歟是果不

願乎其外也耶吾王賢而愛士自胙土於安非道德仁義之說未嘗入乎耳存乎中也是以力學篤行而不怠揭恭默二字於坐隅蓋將以自警且遇子厚豈無一言以進之哉辭不獲因作而告曰夫道之於物也雖天地之大萬彙之衆無古今之殊晝夜之異極其微妙窮其精粗盡其消長詘信通其往來變化舉不違乎寸心之微可以配天地之至大萬有之至衆陰陽動靜循乎無始無端者雖萬殊之紛紜而實具乎一本而已耳操之

要執之固則無存舍之失而融會乎天理本然之實也
苟息乎操弛乎執則人欲之蔽何狂瀾逸驥頃刻千里
之不若也哉然操執之工其惟恭默之謂乎恭近於禮
也允恭以成其德靖恭以守其位克恭以致其節是以
禮盡乎恭而後安也默近於道也守之以慎默思之以
恭默養之以淵默而後極乎道之工也若默識默容默
契不假力而至矣雖然其亦必有以致乎其中也庶無
過而不及者哉故行不過乎恭默不逮乎隱則其恭也

盡乎禮之不可不恭其默也存乎心之不能不默也則其動靜語默皆主乎一矣非外欲之足汨吾中也設宜恭而失乎殆宜默而失乎躁是不足以盡隱微之至也矣所以恭則無息默則無欲無息則一無欲則靜一則足以制紛靜則足以御動若是也雖極夫存心養性以全己之天亦莫是過也其遊乎沖漠之初乎又豈雷聲之轟乎幽默者獨何異哉今賢王之有國社即知考德問業虔恭慎靖孳孳焉以藩輔帝室為心其問學之端

厥有源委上際聖明在位友愛彌篤猗歟盛哉敢系以
銘銘曰

於昭上帝降衷在茲凡厥懿質斯具秉彜卓哉賢王允
矣自持克一克存罔敢勿墮于莊于敬曰志緝熙既恭
既默曷或殆違穹齋言言令訓巍巍不邇華靡高明是
資守之勿斁執之足燾益佐藩屏益廣德基世際厥美
皇眷赫曦茂翼千祀永昭鴻釐

九光丹室銘

有序

京口侯鍊師公勉學道馬跡山世傳太上嘗降焉遺馬跡而升居福地之一也性敦厚嗜岐黃書以求養生焉洪武初以選侍祠竹宮者有年法術亦著于時今皇上嗣位授遼府典樂善訓育受知賢王非一日也暇日大書九光丹室寵之公勉居開元闕室燕處揭扁其上以昭寶翰之重王德之隆也走書黃箬山中以言屬予乃躍然而喜曰吾道之榮幸也亦何至歟公勉尚以昔所聞於其師者修之篤行之習將見蓬壺中虛黃輿運周

金液內凝玉華流輝則其神光熒熒上衝璇霄溢紫極
而與三辰爭耀於穹漠矣異日挾羽翰凌倒景尚當輾
然一咲相從乎塵垢之外廓落之墟也乎遂為之銘以
為後之徵歟銘曰

乾坤為樞闢虛室泰宇發光注金液神丹九芒兆無質
火龍飛奔水虎逸坎離媁精凝太乙有夫嵒冠珮鏘跼
寶書垂輝耀星日風行雲馳駕駟軼

古硯銘

小序

蘇瑰生少嗜書藏古硯一紫質而白章或謂端溪歛者
疑若是矣間請銘于石以示諸將來云銘曰

質之澤因以靜為德章之素因以嘿而固惟其容斯以
書不窮

養性齋銘

虛靈湛然淵澄鑑淨毫髮溷漓狂瀾垢鏡秋宇涵空寒
江月瑩孰持烝機靜而後定

晦息齋銘

萬有一源洞然至理操存以誠端本克己汨昏蔽妄念
慮紛起動靜交養復斯敬止勗哉士徒聖言是啓向晦
而息惟仁吾體凜焉廣居慎求厥履

贊

月鼎莫真人像贊

心遊乎太初跡超乎空漠施之則彌六虛斂之不盈一
握是乃佯狂於麴蘖亦或曠譚於糟粕其餘事也可消
滴以寓靈即霆奔而川愕世孰睹其身外之身奚可得

而描額

瓢笠像贊

猗予之生玄胄少趨學問之門長有圖史之癖謂其為
顯也則曷嘗折纓衣組謂其非晦也乃已嘗枕流而漱
石是豈不羈窮達之所移也必矣惟其脫落於世故凜
乎若孤鶴之唳清霜罔乎若澄淵之湛寒碧夫又孰庸
其博聞強識之所寄抑將寓其高潔耶託單瓢而自適
者耶

孔子問禮圖贊

孔李殊途道本同源禮吾所履持敬克存天地經法商
周典墳大音稀聲余欲無言

伯夷叔齊像贊

商弊周隆運移鼎逝道在彞倫確乎仁義曷存曷亡孰
鑒孰眎言采其薇高風百世

重陽王真君像贊

道著元興運移金墜樓觀終南蓮芳衍系虬龍之姿風

霆之炁廓然天遊仙風奕世

樂真唐真人像贊

縱閉玄造光振真宗肖形象外合景規中妙運風霆心
見帝則宸眷赫曦湛然淵默

希夷陳真人像贊

華山白雲惟意所適曠謝浮榮默守玄極至人無夢乃
踵真息控駕扶搖象存太易

侍宸王真君像贊

宿資霸質道契真傳囊括暘雨超乎象先光贊宸猷淵
澤之會木葉遺傳啓我蒙昧

雷淵黃真人像贊

博大之資清明之炁混融萬殊了徹無際玄經至道妙
範微言俯仰今古具乎一元

衍素勞真人像贊

江海之器山澤之臞發揮妙用莫測有無秋空林籟石
室囊書洞視遐邇風霆卷舒

貞白周先生像贊

於維皇元顯達斯盛德義之容仁淳之令有大厥宗昭
文斯永平湖靜淵冰雪齊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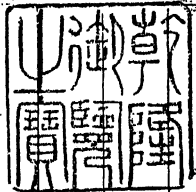
潁濱蘇先生像贊

雲日之姿芝蘭之炁忠肝萬言文采百世眉山蒼空潁
水天際千載遺風肅瞻光霽

耆山羽服像贊

山林羽服江海清衿冰雪其操春陽乃心翔鶴扁舟飛

鴻素琴匪象可圖寥寥大音



峴泉集卷三